

王龍谿全集

十

16
1087
10

+



明
歸
卷
1087
10

王龍谿先生全集卷十六

後學會稽莫晉校刊

諸城寶椿齡
蕭山吳鍾惺叅校
晉寧李浩

雜著

陸五臺贈言

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良知者不學不慮存
體應用周萬物而不過其則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也人心之體本無不善動於意始有不善一切世
情見解嗜慾皆從意生人之根器不同功夫難易亦因以
異從先天立根則動無不善見解嗜慾自無所容而致知

之功易從後天立根則不免有世情之雜生滅牽擾未易
消融而致知之功難勢使然也顏子不遠復纔動卽覺纔
覺卽化便是先天之學其餘頻失頻復失則吝復則無咎
便是後天之學難易之機不可以不辨也顏子沒而聖學
亡舉世寥寥高者蔽於見解卑者溺於嗜慾反覆相尋蓋
千百年於茲矣自陽明先師倡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千
載不傳之秘始有所續寢幽寢昌寢微寢著信而覺者殆
遍海內亦可以見人心之同然機之不容自己者矣五臺
子天性剛毅家學淵源當事以來銳意擔荷以千古豪傑
爲己任譬之神駒騰空莫可羈束邇者羣瑞見忌得遂遵

養動忍增益以培大順之基知有所待也不肖趨會天心
連床合併方以狃於所勝爲戒將益精所詣從事於先天
之學世情見解一無所汨於其中嗜慾非所與論也奮毅
邁往之氣日抵於和平見己之過而不見人之過見分所
當盡而不責人以所不能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非耶不
肖恃通家之雅不欲自外于知己漫書數語用致鞭影之
助云爾

趙麟陽贈言

麟陽趙子質和而毅素有志於性命之學臺端孤鳳以直
道鳴於時遵晦旣久著極而通茲受天子簡命以御史中

丞總憲南臺世方以桓典之馬朔州之鷹目之未足以觀其深也趙子之志終始於學吾黨相觀而摩亦不能外此別有所規頌也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尙依識神融解其所履尙涉意象莊嚴未能透得生死毀譽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尙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直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

泉溥博是真融解恂慄威儀是真莊嚴是非獨徃獨來超然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丹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其竅不出於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命譬之明鏡照物鑒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歛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倚之寶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予於趙子此生以性命相期同心之言不以頌而以規贈處之義也

陳體時贈言

予方卧病龍山陳子體時以念菴子折簡爲贄訪予山溪草堂念菴述體時于憂患中有所悔悟蘄有以振之子因與之遊處浹旬知其從遊東廓南野諸公之門最久聞諸公之言最熟其於問學之大旨殆亦了然不爲無所見及詢其受惠之由乃或出於動氣泥於求勝之過且或徇於名義以毀譽爲是非徃復較計在致之而未可盡以歸咎於人也君子之學貴於自反乃能有得非寧神專志直心以動者不足以語此密觀體時之所行持其神尚有所未斂其志尚有所未一應感酬問之間尚涉依倣卜度未能盎然以出之是不可以不深省也夫神未斂則氣

易以動志未一則勝心易以乘卜度依倣則名義之間適足以爲真性之障而徒欲以區區虛見襲之譬之杯水以救車薪之火吾見其難也巳動心忍性所以增益因循微發然後能作且喻所謂生於憂患者是矣體時試反而求之所增益者何物所作而喻者何道疇昔之所行持未能斂未能一未能盎然以出者何事其於諸公之言不徒領其大旨而務求入其精微斯所見方實所悔悟方切省諸一念之獨知真是真非方有炯然不能遁其情矣予不肖不足以振子而千里就正之情與念菴子請命之意則不可以負姑爲言之若是念菴與子行將有遠遊之期體時

果能操舟以從更將有以証子且致予之交修也。

南譙別言

相違二三年。茲來南譙得與諸君相會聚。觀諸君意味堆堆未有所發。二三年間作何勾當。向來承領話頭。作何行持。僕誠不肖。無足爲諸君倡。然諸君亦未肯自愛。觀體相違兩成。辜負心竊憐之。間與諸君商及舊學。見諸君憤然內愧。惕然若復有所興起。又知諸君之有意於不肖也。卽此興起。正是善端之萌。會須乘此端緒。速與下手。弗令間斷。古人之學。全在緝熙。始能底於光明。若復堆堆度日。後來光景無多。聚散益未可期。却恐竟成辜負耳。吾人本來

真性。久被世情嗜慾。封閉埋沒。不得出頭。譬如金之在鑛。質性混雜。同於頑石。不從烈火中急烹猛煉。令其銷鎔。超脫斷未有出鑛時也。吾人學問。不離見在。諸君旣業舉子。只此舉業。便是對境火坑。種種得喪利害。世情盡向此中。潛伏倚傍。本來真性。反被凌轢晦蝕。古人云。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富貴而悅。此正諸君臨爐交戰時也。夫舉業讀書。是與千古聖賢上下議論。以求印證觸發。原是樂事。乃被世情攙和牽纏。奪志勞神。翻成苦業。非是舉業辜負人。人自辜負舉業。良可慨也。此等處猶爲粗迹。縱令脫去舊習。專心在冊子上理會。只此讀書一事。爲義尤精。

不可以不辨也。吾人讀書譬如喫飯，須令滋味消化，游液灌溉方能益人。若徒務貪多食而不化，久久積滯，翻成食痞，豈惟有乖攝養，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矣。僕以不肖之身，每勞四方同志動念，茲來同南京丈相與及旬，晨夕觀摩，自謂受益不淺。間有質言，丈亦不以爲非，且自悔尙涉意氣，未能徹底綿密，方圖永事以收桑榆之功。其所望於諸君相與求助之意，亦復不淺。夫真金只在頑石中，然指頑石爲真金，何啻千里真性離欲，始發光明，真金離鑛始見精采。諸君於此果能信得及，便須乘此悔愧之萌及時修省，緝熙弗懈，使真性時時發用，流行不復爲世情之所蔽蝕，方爲戰勝者肥耳。然而學病虛言，喻惟從好，則不肖之與諸君，煞宜努力，異時再見，無復堆堆庶不竟成辜負也。

水西別言

今日會中諸友，先須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各安分限，從見在脚跟下，默默理會，循序而進，弗崇虛見，蕩滌凡心，消融習態，一毫不與蓋覆，包藏諸儒淺深，弗與稱量，二氏同異，弗與辨別，論議未合，更須遜志虛心，互相取益，毋得動氣求勝，一念靈明，時時著察，教學相長，實修實證，弗求速悟，水到渠成，自有逢源時在，求悟之心，反成迷也。臨別，諸友

請留一言爲去後之警。聊述連日相證諸說。列爲數條。凡我同盟。弗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時時參對。用爲緝熙之助。亦銘盤之義也。

人之有志。譬如樹之有根。一切栽培灌溉。無非有事於根。吾人一切考古證今。親師取友。慎思明辨。無非成就得此志。卽栽培之意也。故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爲學之序。不循分限。希慕高遠。徒長虛見。何益於學。昔有人衆中論學。謂學須希天。一士人從傍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學希士。所謂士者。有耻有爲。其次稱孝稱弟。又其次必信必果。今以市井之心。忘意希

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耻矣。願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有警。此卽虛見之爲祟也。

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態不與蕩滌掃除。包裹藏匿。如將污濁留於淨器中。後雖投以甘露。亦變成惡水。蓋源頭不清。到底無超脫時。不可不察也。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未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其所未至。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學問。毫釐煞有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示人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在初學尤須深

戒。

二氏之學雖與吾儒有毫釐之辨精詣密證植根甚深豈容輕議凡有質問予多不答且須理會吾儒正經一路到得徹悟時毫釐處自可默識非言思所得而辨也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無隱顯語默與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麼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凡朋友講學時有同異不妨自反默默虛懷相証庶爲取益若有一毫執見不肯相下甚至動氣求勝縱見得是已失爲學之本矣切須戒之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脈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諸友勉乎哉

別言贈梅純甫

千古經綸之術雖至位天地育萬物所以感應之機不出

於喜怒哀樂四者而已。故君子之學，本諸性情中和，而其要在於慎獨。獨知者，良知也。良知者，通徹天地發育萬物，立此謂之大本，行此謂之達道。致良知，卽是致中和，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非兩事也。若不務理會性情，纔在氣魄才智上承當，湊泊能心勝見，紛然而起，縱使崇飾事功，錡耀一世，到底只是漢唐以後作用，與聖人經綸手段，何啻岷嶺燕石，不可不察也。伯夷伊尹柳下惠，皆古聖人。孟子以爲不同道，其所願學，迺在孔子，何也？孔子異於逸民，自謂無可無不可，然則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此千古聖學毫釐之辨，吾人誦法孔孟將焉取衷哉？爲學須得機要，方能時動而不滯，若不求悟入，漫然欲從，見解承接過去，所謂有可有不可者，固泥於思爲典要，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亦未免流於猖狂傲睨，非所以立大中而循天則也。

顏子沒而聖學亡，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傳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何也？喟然一嘆，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悟後語，譬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於善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故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旣悟之後，無虛無實。

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巳此真見也曾子孟子雖得其宗猶爲可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悟微涉有迹聖人精蘊惟顏子能發之觀夫喪予之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之曰聖學亡未爲過也吾人從千百年後妄意千百年以前公案何異說夢但恐吾人不能實用其力以求覺悟又增夢說矣

每予過水西遠近同志趨會者無慮數百人其於慎獨中和之旨與夫道術人品識見學力之同異每每及之雖未能盡有必爲聖人之志要之皆可與共事者宛溪子鄉之白眉同志素所歸向出處離合時有不同終富有稅駕之日曾無君子斯焉取斯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子歸會同志試以此參之若顏子之所悟曾子孟子之所學得箇入處道術自正人品自高識見自大千聖經綸事業可迎刃而解也

別言贈周順之

粵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秋順之裹糧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求所以請益因與探禹穴躋龍山沿廻鑑湖之曲覓梅隱之故墟尋蘭聖之遺跡徜徉澹旬相觀彌切而順之依依默默若超然於名利之外不以所履者爲已足而以其所造者爲未至方自視欲然也復

送之西遊延訪隱淪將窮三江五湖之勝翹然遐覽寄興
益幽蓋非徒區區山水間而已也出關止宿於湖墅山房
偶舉教典名利行道四不住之說若有以啟予者夫不住
於名利者豪傑之所能不住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
慨惟聖學息而霸術倡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
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爲千百
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爲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
械日繁求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况於行乎而又况
於道乎順之天性冲毅耻累於習染志於聖學者有年行
履卓然已有聞於時而且過爲貶損引慝欲然以未得聞

道爲憂是豈直不住於行其於道也蓋亦幾矣予聞之道
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卽而非以形求若可
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强也夫非以形求則爲
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爲忘知之知非以力强則爲忘力
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况於住乎若
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
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薰炙蒸淫乎心髓循
景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之際未
免矯揉持飾顧忌調停出於有所爲而爲者皆習染之爲
累也向在水西亦曾言之兩年之間作何體會若非深察

而默爲之證所謂超然者未免終涉於興而欲然者終未能有以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爲則以遣累爲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予不肖妄意聖學蓋亦有年因循受累業不加修而道日遠多過以來頗知省惕思以求入於悟而未能也惟是一念求友之心若不容於自棄故以千里遠來之情亦若不容於自默其所切切爲順之言者雖非悟後語庶幾同心之助彼此相益之義也然則吾人將何所求哉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遣累之說亦筌耳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真醒諸夢將自除又何習染之足累乎所望堅志弗怠益篤其所履而深其所造期於悟而後已使天下將因而益信其所學余亦庶藉此以免於夢說之罪也

別言贈沈思畏

思畏從予遊十七年所其於慎獨研幾等說聞之已熟雖合離順逆之迹靡常每詢諸相與之友知思畏未嘗一日不在於學此志未嘗一日不相應也前年以御史清戎入閩予贈以傳習錄思畏於戎事之暇開養正書院檄八閩

卷六
之彥數百人。羣而教之。刻傳習諸錄以示之。的。泚。泚。乎。多。所興起。又知思畏之能教也。夫教學相長。成已成物。原非兩事。興教作人。無非達吾一體之實學。誨人倦時。卽是學有厭處。世人視此爲迂濶事。不知所以爲學。故不知所以爲教。故其學亦孤。幾日以昧。獨日以肆。而務不可成。思畏所學所教。能不易乎世。可以爲難矣。今茲轉官湖南。行有日矣。適予赴會宛陵。與之寢處十餘日。見思畏之學。益有所進。思畏自謂於慎獨研幾之旨。聞說雖熟。而直下承當。尚有所未能。予進之以極深之說。使之自悟。思畏自謂平時此幾未嘗不明。纔遇感觸。未免爲氣所動。往往過而後

覺。雖覺亦未能卽化。未知所以悟也。復以求證於予。予謂千古惟在歸一。極深云者。卽其幾而深之。非研幾之前復有此段作用也。吾人感物。易於動氣。只是幾淺幾微。故幽微者深之謂也。惟其幾深。故沉而先物。自不爲其所動。而其要存乎一念獨知之地。若研幾之前復有此段作用。卽爲世儒靜而後動之學。二而離矣。顏子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以其早覺也。纔動卽覺。纔覺卽化。故曰顏氏其庶幾乎思畏。果能直下承當。不作知解。抹過從心悟入。從身發揮。其於成天下之務。何有。九江兵憲陳子黃守商子。予同志也。思畏與之同事。知其必相成無疑也。予與念菴荆川宿

有武當之約。倘過蕲黃。當聞弦歌之聲。以觀作人之功。而益以驗子之所學。子行矣。

魯江草堂別言

魯江兄自嘉靖丙戌聞學已來。深信良知靈明變化。爲千聖傳心正法。時時只從人情事變上理會。三十年來。未嘗轉念。遇有意欲未化。只在一念上照察。煅煉銷融。以求復此靈明之體。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見解上借入頭。可謂卓然獨立不懼者矣。余自丙戌都門與兄相別。始得留都一晤。至今十七八年。復得聚首於寶山草堂。回思燕山讌笑周旋時。宛如昨夢。是時相與聚處者

十餘人。所注念而相信者。惟余與洛村二人。兄每提單刀直入話頭。見示勇擔力荷。現於眉目。余與洛村之言。頗直遂。斬截無委曲。相宜乎兄之相信而無逆也。茲與兄三宿聚處。益見兄所學之邃。所信之篤。蓋從人情事變磨煉日久。所悟益深。較之曩時張眉豎目景象。更覺平實。獨惟不肖悠悠墮廢業。不加修。而過日增。辜負相知。爲可愧耳。兄復謂余曰。先輩謂此學須如龍養珠。不作二念。吾人見在優游快樂。無有牽挂。於此似打合不來。又謂余幼年忘機快活光景。今雖極力理會。終落塗轍。豈生熟老少有二學乎。余以此益信兄之所學之進也。夫所謂如龍養珠。非專

在蒲團上討活計亦只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斂翕聚以求超脫只此便是養之之法吾儒與二氏所學不同千里毫釐其辨在此吾人欲求快樂而不免於塗轍之累不能如幼時之脫洒者以機心尚在不能盡忘也嬰兒應物會有知識否會有計算否此可以默識矣夫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蓋良知卽道卽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命終不爲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洒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卽爲養之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學夫養深則化自顯機忘則樂自生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此知便是功夫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良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爲良知之障於此銷融得盡不作方便愈煅煉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雖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此千聖之絕學不肖與兄所當終身保任者也

胡栗里別言

洪都栗里胡子篤信師門良知之旨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宗一毫不爲妄見異論所汨頃訪予金波園中臨別復以

至誠經綸之說請正經綸者良知之變化立本者原其良知之體知化則良知與天地同流變化之自然也良知卽天原無限量纔爲私欲障礙便失了天之本體良知卽淵原無窮盡纔爲私欲壅塞便失了淵之本體吾人之學只時時致良知不爲私欲所蔽則光明自顯本體自復便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爲無所倚之實學可謂超悟矣雖然古人之言皆爲未悟者設悟則忘言矣若執此爲究竟纔說勝私寡欲便以爲落階級卽非古人立法之意矣故曰上乘兼修中下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方始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謂徹上徹下之道乃翁南湖君予之老友也二十年前率栗里及兄似山二子來謁以北面之禮相加予不敢當自今思之殊覺辜負子歸持此與父兄證之共成家學亦錫類之情也

趙望雲別言

麻城趙子望雲素有志於學萬曆甲戌冬携其子伯茲走數千里訪予山中盤桓閱歲虛心求益意甚欵欵望雲常夢見陽明先師自述平生願學之志且述昔人問象山如何是異端象山告以且理會同的一端先師避之乃以手指其臍下笑曰縣中要沒一張紙是時夢中若有所悟他日復夢見先師告以學問之道示以有無相生之機兩度

神交亦竒已哉。望雲嘗辨良知與聞見之知。良知如燈之明。聞見如燈光之照。光非從外而襲也。此便是理會同的脈路。其指縣中要沒一張紙。以爲禪家公案。非也。此是真實不誑語。猶云不犯於有司。勉以無過犯之意。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終身無過犯。便是終身坦蕩好男子。一點靈光照徹萬古。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其云有無相生。未發非無。已發非有。本體工夫合一無間。亦爲善悟。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是千聖入道之靈樞。良知原是未發之中。原是發而中節之和。無先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良知之前求未發。卽是沉空之學。良知之外求已發。卽是

依識之學。世之學者謂良知只說得已發。是未悟。良知者也。先師所謂良知是萬死一生中。體究出來多少積累在。若謂良知無功夫。是未悟致知者也。良知是先天。致良知是後天。奉天時之指訣。世人看得良知太易。又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聞見以助發之。是疑目之不足以盡天下之色。耳之不足以盡天下之聲。必假青黃清濁以爲之准。聰明之用。反爲所蔽。其不至於聾聵者幾希。此同異毫釐之辨。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望雲與諸友會宿山房。臨別望雲乞予一言以示規勉。予謂望雲於此不爲無見。但微少含蓄。張眉舞手。玩弄光景。尙有未得謂得意思。

在因諸友扣請爲發龍潛蒙養之義未知望雲能深體否
覲面相呈弗作夢語可也歸以此言質諸楚侗少魯柳塘
伯仲諸君子夢耶醒耶同耶異耶有進我者不惜傳論固
交修之願也

魯舜徵別言

楚衡友人舜徵魯子鳳洲君楚棘闢所取名士也北還訪
予卧龍山房扣所聞心性之學因出鳳洲君所書震旦潮
音卷求印證予得展而讀之君聰明絕世博學多聞讀書
垂五車著述餘千萬言與弟麟洲君以文學冠於時髦世
稱爲八才子君之志蓋有所屬不欲專以文學名也君藝

苑卮言古今辭人皆有評隲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
足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何不爲盛德事而方人若端
木哉君愧不能答宏正間京師倡爲詞章之學李何擅其
宗陽明先師結爲詩社更相倡和風動一時鍊意繪辭寢
登述作之壇幾入其髓旣而翻然悔之以有限之精神弊
於無益之空談何異隋珠彈雀其昧於輕重亦甚矣縱欲
立言爲不朽之業等而上之更當有自立處大丈夫出世
一番豈應泯泯若是而已乎社中人相與惜之陽明子業
幾有成中道而棄去可謂志之無恒也先師聞而笑曰諸
君自以爲有志矣使學如韓柳不過爲文人辭如李杜不

過爲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當與共事圖爲第一等德業譬諸日月終古常見而景象常新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傍人門戶比量揣擬皆小技也善易者不論易詩到無言始爲詩之至君之詩曰平生所讀盡千卷著述亦餘千萬言臨期一字用不著咨嗟咄喑空茫然是殆有意於友人之規君之所愧卽先師之所誨可謂能辨其志矣又云舉眼便非干已事到頭須認自家身疇能赤手金鰲頂空盡乾坤大六塵此尤良工苦心也羚羊掛角無迹可求謂之詩家三昧此可以徵學君果有得於此不從精魂捕弄於學思過半矣舜徵叩君讀何書何所結撰君以所證悟語之快然以爲會心至訣夫舜徵於君其初本以文業相知及其有會於心相知遂爲道誼是雖君之善教有以啟之亦舜徵之善學有以承之其志可謂相應矣君於文已忘工拙拙日甚而文益工復以此訣授舜徵所期更遠深山之寶得於無心區區一第特有道者之餘事固不可以得失爲輕重也麟洲君以爲大道原無聖賢光宅蓮花轉眼便是相期之意同於長君皆真諦也可謂不負遠來之情矣

遺徐紫崖語畧

紫崖子從予遊二十年思穆而遠才雅而肆有志於聖學而亦有方外養生之好世味淡如也往年以祿養乞就歛之學博時予赴會新安乃偕同志百數十人浹旬相從周旋於紫陽白嶽之間商訂舊學以證新功意敦如也紫崖因叩聖學與養生家同異之旨子曰聖人之學務在理會性情性者心之生理情則其所乘以生之機命之屬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性情之則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立本以達其機中和所由以出焉者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中和一道也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孔門謂之寂此聖學之宗也

養生者宗老氏老氏之言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自今觀之觀妙卽所謂微所謂寂觀竅卽所謂人心感通之機性命之說也微而顯寂而感無而有言若人殊要皆未有出於性情之外者也自聖學不明世之學養生者始流於異術不復知有未發之求甚至講張謬誕以戕其生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是非養生者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紫崖子修息有年茲復入中書省其交於上下曰廣所謂遊於方之內者非耶世味易親道意易踈予懼志之或有所分也因國用訪之便漫書以致交修紫崖果能不畫初志得其所謂微與寂之旨以自反於性情之間

則雖日遊於方之內。聖學將有賴。而異術不足以惑之矣。

萬履菴謾語

吾丈天性敦懿。少世情機械之心。與人交出於由衷。令人自不忍忘。但微窺日履。終覺愛身之意多。看得朋友聚散。亦如萍梗。舍身出頭擔荷世界。終若有所未盡。不肖冒暑。出道豈徒發興了。當人事亦頗見得一體痛痒相關。欲人共證此事。八十衰儂。前頭光景已逼。於世間有何放不下。但愛人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己。予亦不知其何心也。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纔有起時。便爲鬼神覷破。便是修行無力。非退藏密機。不肖於此。頗見有用力處。亦見有

得力處。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起。時時覲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譏逆順。不入於心。所以終日交承。雖冗而不覺勞。終日論說。雖費而不覺擾。直心以動。自見天則。迹雖混於世塵。心若超於太古。知吾丈信我之至。聊露其端倪。中間機竅。尚有欲面質處。但去住匆匆。執事未曾詢及。區區亦無從說及。此吾人老年。隨身受用。勾當不可須臾離者。若此念未得徹底穩貼。雖終日靜攝。自愛未免影響含糊。須借外境消遣。非拈弄筆墨。則理會書冊。非昏倦則游散。只是挨排過時光。欲求凝然洒然。針針見血。不可得也。因丈同心之愛。發此狂

言聊致贈處之益念之念之

別曾見臺謾語摘畧

見臺曾子質粹思澄服膺家庭之訓自幼有志聖學傑然以千古經綸爲己任深信陽明先師良知之旨虛明寂感爲千聖直截根源以爲舍此更無從入之路質粹則專思澄則精家學則服習久精專且久而又知所從入其進於道也孰禦起家進士歷吏曹陟奉常己巳夏請假南還先期折簡寓先師嗣子龍陽約會武林予辱尊翁莓臺先生素愛又聞頗邃於學情不容已乃冒暑西渡趨會晨夕聚處聯床證悟凡平生所得與其所疑而欲言者盡以相質

念其意懇氣肅通家執禮甚謙非徒貌飾爾也余亦忘其謗菲盡以相證交修之益相觀之善庶幾兩得之見臺屬意師門無不用情乃者襲封之議事屬驗封與有力焉謂會城未有專祠請於當塗有道諸君議爲卜建用副聖朝褒錫之意慰往來同志瞻禮之懷尤爲同心義舉臨行授簡徵言爲別聊述請證一二漫書貽之固蘭臭耿耿之懷也

見臺舉念菴子收攝保聚之說以爲孩提愛敬乃一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繼之而後爲全體孩提之知譬諸昭昭之天達之天下之知譬諸廣大之天收攝保聚所以達

之也。予謂昭昭之天，卽廣大之天；容隙所見，則以爲昭昭；寥廓所見，則以爲廣大。是見有所措，非天有大小也。齊王穀臠堂下之牛，特一念之昭昭耳。孟子許其可以保民而王，此豈有所積累而然哉？充而至於保民，亦惟不失此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惟在不失之而已。非能有加毫末也。但以爲近來講學之弊，看得良知太淺，說得致良知功夫太易，良知萬古不息，吾特順之而已。其有所存照，有所修持，皆病其爲未悟良知本體。然則聖人之兢兢業業，終身若以爲難者，果何謂耶？予嘗爲之解曰：易者，言乎其體也；難者，言乎其功也。知易而不知難，無以徵學；知難而不知易，無以入聖。非難非易，法天之行，師門學脈也。

見臺問：良知虛寂之義，予謂虛寂者，心之本體。良知知是知非，原只無是無非，無卽虛寂之謂也。卽明而虛存焉，虛而明也。卽感而寂存焉，寂而感也。卽知是知非而虛寂行乎其間，卽體卽用，無知而無不知，合內外之道也。若曰本於虛寂而後有知，是知非本體之流行，終成二見二則息矣。

見臺問：寤寐，予謂寤以形接，寐而神交。寤寐者，疑啟之兆，造化闔闢之機也。疑如水冰之凝，啟如蟄蟲之啟，時至消

息自然。人力不得而與。故闔爲入機。形疲之寐。非自然也。闔爲出機。神馳之寤。非自然也。知寤寐之道。則晝夜通而生死一矣。知晝夜知生死者。良知也。良知卽神。良知卽易。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槁矣。克念謂之聖。妄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妄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見臺問良知知識之辨。予嘗謂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爲多學之助。知從陽發。識由陰起。知無方。所識有區域。陽爲明。陰爲濁。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陰陽消長之機也。子貢之億中。因於識。顏子之默識。根於良。回賜之所由分也。苟能察於根。因之故。轉識成知識。卽良知之用。嗜欲莫非天機。陰陽合德矣。

吾黨致知之學。踈而未密。雜而未純。未能光顯於世。雖是悟得良知未徹。亦是格物功夫。未有歸著。未免入於支離。物者意之用。感之倪也。知者意之體。寂之照也。意則其有無之間。寂感所乘之機也。自一日論之。動靜閒忙。食息視

聽歌咏揖遜無非是物自一生論之出處逆順語默進退無非是物是從無聲無臭凝聚應感之實事合內外之道也而其機惟在察諸一念之微察之也者良知也格物正所以爲致也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爲庸德庸言一切應感惟在察諸一念之微一毫不從外面幫補湊泊其用功不得不密其存主不得不純可謂至博而至約也已千鈞之鼎非烏獲不能勝見臺吾黨之烏獲也從心悟入從身發明使此學廓然光顯於世吾非見臺之望而誰望哉

留別霓川漫語

予與尊君石雲子數十年同心之交此時霓川尙在髫幼所知者交往之迹相與微言密義未之或知也霓川離席曰啟原庄晚未有所聞願舉似涯畧庶知所承耳予唯唯尊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每相舉似若無逆於心然多從知解承領性情尙覺浮散未有所得一日舉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相證且孔氏云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所不違者何事所謂是者何物必有所指可自思得之君憬然若有省始從事靜坐精神漸覺斂翕久之恍然悟曰學貴自得有諸已方謂之信向來特依通解悟耳君卽以白沙之學師門同異之旨扣予予曰白沙是百原

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像也。蓋緣世人精神潑煞向外馳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今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練習以歸於元譬之真金爲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常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坐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練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疑寂始爲徹悟此正法眼藏也。君從此相信益深行之益篤凡居家酬應居官履歷無一時不在於學無一事不以學爲証雖未忘言而不滯於詮雖未忘境而不泥於證雖未盎然油然全體超脫然而所失者鮮矣。時霓川雖髫年然漸露頭角勤學好修孳孳求益日有所進今已見其有成矣。霓川携嗣子自邠入試予見其文奇之可與進者人以爲過許已而果得舉旋得第今復見其有成矣。予與霓川父子三世通家情之相感志之相應彼此同體休戚相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茲霓川從官中回囂然有不復出山之意子亦憇慰之使益精舊學霓川歸家年餘尙未入城與士友相接若以爲簡靜子竊以爲未然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道義由師友發之虛懷遜志

期於得朋共明此學乃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徒閉門
息交養成雅重之體作自了漢而已况山林之過甚於市
朝積閒成懶積懶成衰因而墮落者吾見亦多矣不可以
不懼也自邠在館中才質雖美亦須使之知學身處順境
讀中秘書享上方饌無煩慮外擾謂之儲養相才自古聖
賢天將降以大任皆勞苦困抑中得來故曰生於憂患操
心危慮患深故達若止優游吟弄無動心忍性之益謂之
參養亦會賺悞得人有志者須懷懼心發深省仰承天之
所以玉成之意非苟然而已也霓川謂士夫居鄉多營營
積聚一身所享有限若爲子孫計務於積財賢愚皆有害
尤非貽謀之善此誠有見之言足以警世造物忌多取在
霓川尤須實體諸身積而能散爲鄉邦作好樣子非徒托
諸空言而已也若以道眼觀之凡身外之物生時不曾帶
得來死時不能帶得去皆須全體勘破惟有圓明一竅是
生身受命之元縱欲就盖世功名建格天事業未有不本
於圓明一竅而能有成者此便是隨身受用資糧前所謂
悟皆取證於此此是斷世緣嗜欲之利刃超生死苦海之
法航霓川欲紹承家學佑啟後人從事迹作不可不保護
愛惜以終大業區區八十餘年老翁晨夕兢兢亦不敢以
毫而棄也一體相成不嫌直致幸相與終勉之

漫語贈韓天叙分教安成

陽明夫子生平德業著於江右最盛講學之風亦莫盛於江右而尤盛於吉之安成蓋因東廓諸君子以身爲教人之信從者衆創復古書院以待來學每會四方翕然而至者常不下二三百人予每參次其間上下論辨有交修之益焉昔年予赴會所適值東廓示疾予往候問數千里之交半日證果遂成永訣同心感應若有神焉世傳以爲竒事今吾契以司訓之官往與諸友相處得朋之慶不可不自愛官以學爲職卽以講學爲盡職舉業其第二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君子進德修業貴於及時天之所以命

我德性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循此謂之率性體此謂之修道不睹不聞者德性之體所謂良知也獨知無有不良戒慎恐懼而謹其獨所以致之也東廓會中常以所得次第示人云自聞教以來始而戒懼於事爲未免修飾支持用力勞而收功寡已而戒懼於念慮未免滅東生西得失者半已而戒懼於心體始覺有用力處亦始覺有得力處蓋事爲者念慮之應迹心則念慮之本也本立則念慮自立而事爲自當此端本澄源之功聖學之則所謂以身爲教者也吾契與諸友聚處舍此亦無可相講者矣今之學校以舉業爲重朋友中嘗有講學妨廢舉業之疑是大不然

夫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故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於道則心明氣清而藝亦進志於藝則心濁氣昏而道亡藝亦不進此可以觀學矣追憶往年東廓時常赴會講學少子穎泉自垂髫時未嘗不相隨侍講謹長幼之節供灑掃之役覘其動靜儼如成人不屑屑於章句而大旨大端默若有所契悟偶命題操筆不爲俗套所泥時出新意能發難顯之辭而亦不乖於度兄弟子姪相繼發科第者數輩是第一等萬選青錢業舉者之榜樣諸友反而求之當信予言之非妄也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予與惟寅相別十年形迹雖踈此志未嘗不相應也今年春暮予赴水西之期得相會於宛陵且相隨爲黃山天都之遊聚處十餘日默契顯證頗盡交修之情惟寅有壁立萬仞之志不撓物誘人皆信之但未免有意氣承當過時與習性一滾出來硬作主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曩時一切應感未免起風作浪近來風浪漸息尙未免動於微波未見有風恬浪靜時縱要受用風恬浪靜世界又未免倚傍見解將氣魄改頭換面默默蓋將過去到底未離氣魄窠臼動蕩精神鼓舞世界得力處在此不能神感神應以盎然出之其受病處亦在此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

毫放過自謂心事可對神明此是真實不誑語若從真性
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
圓之迹尙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尙隔幾層公案
其可對鬼神尙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密符天度也吾人但
患不知病痛惟寅旣已知得去此亦非難事但恐別後主
張太過正貼泰時不肯認作天然規矩此病又發耳同心
之言不妨直致勉之勉之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界牧伯中淮吳使君一見懽若
平生謙抑由衷無所矯飾所謂傾蓋如故者非耶使君天
性純毅志於聖學深信良知宗旨一切感應盎然而出以
貞教育才爲己任漸成絃歌之化偶出先師遺墨一卷見
示丁亥過釣臺手筆也未紀從行進士王汝中卽予賤字
五十年相從之迹恍如昨夢而僊踪渺不可攀矣豈勝感
傷言念流光迅邁倏成衰儂業不加修徒負空志猶故吾
也豈勝愴悔追憶嚴陵別時申誨之言有曰我拈出良知
兩字是是非非自有天則乃千聖秘藏雖昏蔽之極一念
自反卽得本心可以立躋聖地只緣人看得太易反成玩
忽如人不見眼睫毫以其太近也然中間尙有機竅良知
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

同遊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也若是非分別太過
純白受傷非所以畜德也因使君好學述此以助成遠志
使君勉乎哉

書東廓達師門手書

此吾友東廓丈判廣德時所達先師手筆也丈建復初書
院以貞教事書中所云諸友實用力者正覺難得只是未
有天下萬世之志不免爲一身一時利害所搖奪此其儆
策之言所當共勉而戒焉者也粵自哲人旣萎儀型日踈
吾黨諸友各以性之所近爲學雖於師門大旨不敢有違
未免倡爲己見以爲發師門之所未發聽者眩然未能會

歸於一是則吾黨之過也惟丈終始篤於尊信服膺良知
之旨如護命根不愧於屋漏不離於須臾不忍加一卮言
以亂其宗世有沿習卽物窮理之說者丈以片言折之萬
物皆備於我求理於身未聞求於物也反身而誠聖人之
格物也強恕而行學者之格物也其言約而盡矣茲者中
淮使君來主州事修葺原祠發明復初之義章教育才有
光前烈子過桐川相欵浹旬與諸生申究復初宗說以助
成絃索之化使君出此卷示子數十年幽明之迹宛在目
前因數言以貽之亦保終之意也

見羅卷兼贈思默

嘉靖甲子春比部見羅李子。在告南還訪予金波園中。得爲湖上浹旬之會。徃復證悟頗盡。交修臨別。出卷授予。索書緒言。用徵贈處。予受而藏之。因循至今。未有以應也。秋仲庫部思默萬子復以差事過武林。三宿而別。因憶所授之卷。欲追述數語。托以携歸。欲言之而忘其所以言。夫見羅任道之勇。好善之篤。隱隱在心目間。但無從着筆耳。思默以見羅多識。所畜已大。仍持空卷歸之。未必非忘言之助也。予笑曰。有是哉。雖然。意不可孤。今與思默三宿之談。其所證悟。不減於見羅之時。而加密焉。尚能指其崖畧。二君固同心之言也。因謾書以畀之。見羅必有以復我矣。

思默云。自陽明夫子提出良知宗說。良知不由學慮而得。物理不外吾心。而求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致良知之學。未免依傍影像。在氣魄上起因緣。事物上生湊泊。畢竟所見者小。直須從明明德於天下。理會下來。充周溥博。一體生生之機。自不容已。此是千聖以來相傳大盤局。隨人下手用力。方有着落。方不入小家相。予謂良知原是徹天徹地。通貫萬物之靈機。明明德於天下。只是完復得他本來體段。非可以氣魄承當得來。學佛者須先發宏誓願。佛法無邊誓願學。衆生無邊誓願度。不落聲聞權乘小法。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吾人最初發心誓願。至合德處。只了當得。

這箇願心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昔人謂寧學聖人而未至耻以一善而成名此便是孔氏家法

思默云孟子提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機竅發明良知之旨最爲親切自是無中生有不着些子安排不從良知上生解不從親長上起念體玩他無不知氣象何等直截真所謂火然泉達不由學慮而得也予謂愛親敬長乃是真機迸透出來火然泉達更無些子商量擬議直至保四海亦只是真機充達到盡處更無些子補湊也思默云同志中有疑愛親敬長卽是已發知愛知敬以前

須有箇寂然不動之體方是未發之中時時感應念念歸寂方是觀未發以前氣象此意何如子謂良知是聖門斬關立命話頭老師只與揭出示人乃是聖學之的所謂未發之中也良知無不知而無知神感神應卽此是寂若此知之前別有未發便是守寂沉空此知之外別有已發便是緣情逐境皆是落兩邊見解非中道也思默曰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子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卽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

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卽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卽爲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爲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

思默云：思慮未起之說，平居猶可取證。至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乃至狂奔盡氣，運謀設法救拯他，分明是起了。安得謂之未起？予謂此等處正好默識。若不轉念，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卽爲轉念。方是起了。洪範思曰：睿睿作聖。思曰：睿者，正是良知明白簡易之思。入聖之脈路，纔有轉念，便覺煩難紛擾，便不是睿，便不能作聖。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

思默云：堯夫之學，闔闢造化，得其環中，振古之豪雄也。明道乃云：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其與聖學不同處，何所指也？予謂堯夫與聖人之學，所入便已不同。聖人之學，無盡。堯夫便覺有盡。聖學主於見性，以無欲爲靜，性無盡，故學亦無盡。堯夫雖至歷數倦勤之時，猶以人心道心危微爲戒，精一之功，兢兢業業，未曾止息。堯夫自從靜境入悟。

五十求友於天以爲無滓可去卽此便是有盡處堯夫數
學精凡事皆有成筭一切付之自然與聖人裁成參贊挽
回世界之心較緩些子聖人之心肫肫懇懇與世界常相
關時時痛痒切身一體故也悟得一體而後可以議堯夫
之學

思默自謂處至親骨肉間要好之心過切未免着了這分
意思責望太過反覺有滯礙處以此知天性本淡方是本
色應用子謂淡是性體凡處至親骨肉之間輕重緩急自
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纔着意處便是固必之私便是有
所便不是真性流行真性流行始見天則方能盡己之性

盡人物之性

思默云與朋友相處須得其機而入彼此方有受益不然
祇成扞格耳子謂幾是處處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得
其虛也幾未動而與之言謂之強聒是以有厚入無間也
不獨朋友處父子君臣之間皆然
思默自敘初年讀書用心專苦凡經書文史句字研求展
卷意味便淺自謂未足了此始學爲靜坐混混默默不着
寂不守中不數息一味收攝此心所苦者此念紛飛變幻
奔突降伏不下輾轉打疊久之忽覺此心推移不動兩三
日內如痴一般念忽停息若有一物胷中隱隱呈露漸發

光明自喜此處可是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此處作得主定便是把握虛空覺得光明在內虛空在外以內合外似有區字四面虛空都是含育這些子一般古所謂以至德凝至道似有印證但時常覺有一點吸精沉滯爲礙兀兀守此絕懶與朋友相接人皆以爲踈亢驕簡近來悟得這箇意思些子光明須普散在世界上方是明明德於天下方是大盤局始信得一體生生與萬物原是貫徹流通無有間隔故數時來終日喜與朋友聚會相觀相取出頭擔當更無躲閃畏忌人情亦樂與相親但時常應感未免靈氣與欲念一滾出來較之孩提直截虛明景象打合不過竊意古人寡欲工夫正在此用時時戒慎恐懼防於未萌制於將萌時時攝念以歸於虛念菴師所謂管虛不管念亦此意也但念與虛未免作對法未能全體光明超脫以此印正兼求請益子謂此是思默靜中一路功課覺念停息時是初息得世緣煩惱如此用力始可以觀未發氣象此便是欄柄初在手處以內合外攝念歸虛居常一點沉滯猶是識陰區字未會斷得無明種子昔人謂之生死本一切欲念從此發若忘得能所二見自無前識卽內卽外卽念卽虛當體平鋪一點沉滯化爲光明普照方爲大超脫耳見羅氣魄大隨處務爲建立擔荷世界翕萃善類

振刷鼓蕩，翕然成風。思默用心，專每事務，要其成，研慮深，沉不徹不已。二君皆江右之良，吾道法器也。見羅之學，似得其大，但果於自信，未能以虛受人，不免尙從氣魄。蓋過思默之學，似得其精，但收攝體會，終涉自愛，舍身爲衆，猶若有芥蒂處。二子同心，知無彼此，顯證默悟，交相取益，廣大精微，其臻遠業，師門之幸也。

克齋楓潭二翁，以身任道家學淵源，有自，不肖素辱心知，期於大道，亦有年矣。試以子言質之，當更有以進我，緣此得終所請，交修之望也。

書顧海陽卷

甲子暮春，予赴寧國，近溪羅侯之會，遇海陽顧子。於宛陵談及黃山、天都、溫泉之勝，欣然命駕，由水西抵太邑，遍觀絃歌之化，信宿合侑，意廓如也。顧子質粹氣和，有志於學，與之語，傾耳注目，神與偕來，可謂虛受之咸矣。臨別授冊，索一言以輔成此志，爰述相與問荅之語數條，錄以就正。流俗易溺，至道難聞，古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焉。顧子志旣有在，當不以予言爲迂也。

古人之學，惟在理會性情。性情者，心之體用，寂感之則也。然欲理會性情，非可以力制於中，而矯飾於外，其要存乎一念之微。人心本自中和，一念者，寂感之機也。致謹於一

念之微則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中和由此而出中則性
定和則情順大本立而達道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收
位育之全功聖學之的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者學爲聖人也東書
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寡聞考諸古訓質諸
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
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
人必有至長安之志舉足便有三義可疑之路不得不審
問過來之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卽所謂質
諸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卽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

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爲學之端緒也吾人爲聖人之
志不真只看起來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
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
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
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覷看他從何而學人人有箇
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
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人
真工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繆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
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誠行小
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

世只有這件事孟軻氏舉鄉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見鄉黨自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知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宵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脈路尙友千古意味超然豈暇區區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不同如九牛一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理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謂釋主空明老主歛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絕恐未足以服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二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尙指爲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旨空明未嘗不普照歛聚未嘗不充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惡六塵並作而觀其復原未嘗離萬物吾人今日未須屑屑與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

宗果自能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
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己不能究
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恐同
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葛藤祇益紛紛耳
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教
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功夫則不可得而有未發之
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怒哀樂發處體當
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脈
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
放心無從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

言說抹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
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真脈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乎其
學脈而疑之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白沙翁靜中養出端
倪自是白沙入路亦便是他受用處與聖門動靜合一宗
旨微隔一層白沙終身學堯夫明道作堯夫誌云究其所
至可謂安且成矣此是千古斷案默識當自知之亦非可
以言說知解而得也中閣忠信好修素有志於學連日面
證未盡合併之懷臨別出念菴子所書卷索子一言用致
交修漫爲書之他日更相期與君對晤終所請益也

書查子警卷

子警於良知之旨。大槩已信得及。邇者子過水西。先期出
候。晨夕合併相證。以爲更覺親切。當下有可用力處。此是
子警深信所在。千古聖學。只有當下一念。此念凝寂圓明。
便是入聖真根子。時時保守此一念。動靜弗離。便是緝熙
真脈路。更無巧法。子警嘗有養生之好。子亦嘗傷於虎者。
最易擔誤人。養生家以還虛爲極。則致知之學。當下還虛。
超過三鍊。直造先天。不屑屑於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子
警謂自今只從一路尋討。究證。更不踏兩家船。子笑曰。如
此行持。猶屬對法。豈能歸一得來。須信人生宇宙間。只有
此一隻船。更無剩欠。乾爲心。心屬神。所謂性也。坤爲身。身
屬氣。所謂命也。乾坤爲鼎器。心中一點真陰之精。身中一
點真陽之氣。謂之坎離藥物。藥物往來。謂之火候。故曰身
心兩字。是火是藥。真息謂之性根命蒂。一切藥材老嫩。火
候衰旺。往來消息。皆於真息中求之。密符天度。以火鍊藥。
而成丹。以神馭氣。而成道。非兩事也。若方外之術。泥着安
排。牽合謬戾。皆屬後天渣滓。名爲養生。實則戕生之因。不
足學也。

書翟思道卷

古人之學。只是變化氣質。然氣質極難變。須得本原。方不
落支持矯飾。譬之點鐵成金。須有丹頭。始能變化。古人嘗

令學者求未發已前氣象。此便是求丹頭訣竅。然此氣象非可以意氣強索。力求得來。須是戒慎恐懼。從獨知處。默照察見。得平時許多勝心浮氣。是已攻人。於人倫感應上。許多不盡分處。默默銷化。弗令些子惡根留藏。方是慎獨工夫。所謂戒謹恐懼。而中和出焉。方是求丹頭真正脈路。氣質方有變化處。平時許多不好處。都是意氣作用。正是學問之障。乃欲從此討入路。譬之却步而求。及前人愈求愈遠。祇見其難也。已思道頗知用工。欲求變化氣質。而未得本原。未免從意氣上尋窠。曰。故走筆書此遺之。此病同志中亦多有之。可出此共相勉。惕亦交修之望也。

王龍溪先生全集卷十七

後學會稽莫晉校刊

諸城竇椿齡
蕭山吳鍾惺叅校
晉寧李浩

記

凝道堂記

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制器者尙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之所寶。鼎器之重也。故取象於鼎。以主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凝之一字。聖學之基。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畜聚之義。陰陽之精。凝而

爲日月故能得天而久照造化之功用也尺蠖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啓萬物且然而況於人乎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誠斯凝矣凝目睛始能善萬物之色凝耳韻始能善萬物之聲天聰明也良知者離明之體天聰明之盡致良知則天命在我宛然無思無爲不出其位而萬善皆歸焉所謂凝命也故君子不重則不威厚重威嚴正位居體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爲主本忠信者凝之質也世之學者不務其本而襲取於外以輕浮失之者多矣艮之連山坤之歸藏乾之潛龍易道之密機皆所謂凝也成湯之昧爽顧諟文王之小心昭事成王之夙夜基命聖功也故曰凝者聖學之基庖羲氏興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一而三三而九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鼎之時義大矣哉

太極亭記

吾友思平翟子志於聖學有年嘗建考溪書院以聚同志周潭子之記可考也復作太極亭于尚友堂北求記于予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解者尙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畧爲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太極而

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粵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學以有爲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爲典要有可循守若以爲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胡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爲宗仁義爲幻禮樂爲贅并其典章法度而棄之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爲無極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攣繆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弊也久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

道原洞見二者之弊建圖立說揭無極太極之旨以救之說者以爲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箕子相傳已敘皇極之疇皇極卽太極之義孔子特從而衍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卽無極之義周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太極而主靜卽所謂無極也故曰立人極焉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分仁爲陽之動義爲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也支聖人本之于靜衆人失之于動而以時屬之

其失也妄。妄與妄。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於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非。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道曰柔與剛。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爲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悖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思平欲繼往聖之絕學。以成尙友之志。亦取諸此而已矣。書太極亭記以勉之。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元宰存齋公爲可軒隱君命名而題之者也。隱君仲子崇德。久從子遊。乞言以紀其事。予惟孟氏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之謂孝。敬長之謂友。是乃根于所性。良知良能。不待學慮而得。達之則爲仁義之道。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也。世教衰

人不知學未免動於意欲失其本心之良至有父子相夷兄弟相鬪害仁傷義而不顧者是豈其性之使然哉以子觀於隱君有足以啓予者君自幼性樸而敏七歲侍親燕會卽知坐立跪起之儀服習庭訓無詭言情容事親就養無方父有怒色每以溫言解之待弟和而有禮不以貨財田宅較計失懽父置田若干畝君以奩資亦置田若干及分產父盡以公田分屬二弟親友以爲不平君聞之曰我有餘而兩弟不足今若此哀益之道正所以爲平也人以爲難君自奉儉約饗殮多蔬食鮮御裘帛喜行方便事居常事歌詠陶鑄性靈因以諭俗人有過默諭之使改不欲以許爲直有嚮販者隨其所計之值不忍裁減其慈厚類如此愛親者不敢慢於人君之謂也君幼習舉子業頗有文譽以父命從事省中非其志也父歿哀毀踰禮每遇忌辰痛傷不自勝歲以爲常及赴部謁選獨母在囑書長子曰我遠遊定省踈曠汝善事祖母一夕夢母病篤忽驚仆尋以病卒于旅邸輿櫬而歸古云終身慕父母君庶幾暗合者歟夫孝弟之道通於神明達乎仁義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使一鄉之父子兄弟足法皆如君可以善一鄉一邑之父子兄弟足法皆如君可以善一邑推而達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雖以之平天下可也君殆所

謂日用而成能者非耶。子耄矣，戒不爲應酬文，喜崇德志，于孝友能世其家，故爲紀之。

重修白鹿書院記

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經世之事有緩有急，有似緩而急者，有似急而緩者。興革注錯存乎人之識見，識有遠近，見有大小，而導民之路難易毫釐之辨亦決於此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說者謂德禮出治之本，刑政輔治之具，二者不可偏廢。此孔門經世之畧也。民免而無恥者，苟免刑罰畏之而已，未嘗有所恥也。有恥且格者，興起其羞惡之心，以不善爲恥，無所畏而自至於

善也。政刑之治能禁於法之所及，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及，使民惴惴焉趨避以詭乎其上的事，似急而實緩，德禮之治入之也，深防之也，豫使民油油然遷於善而不自知其事似緩而實急，此難易之辨也。識見之遠大者始能審夫緩急之機，乘夫難易之勢，而知所以從事，識近而見小者不能也。聖學亡，王迹熄，世之君子罔知化本，苟於一切之治上焉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淫虐縱恣，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又將何賴焉。導民之術誠不可以不慎也。白鹿書院之名其來舊矣，晦菴守南康，思有以興化治民，而化之所起必先於士，乃大爲

振作崇廟貌表形勝立科條膳廩餼以待來學之人而其風始盛於天下儒者之用所由以顯也自宋迄今屢經廢復而其興革注錯則存乎其人可逆數而知也少參益川馮君分守九江懋學飭法廉已愛民尤切切以教化爲已任觀洞規之廢弛廟貌圯而廩餼薄來學者無所興起以先細民惕然動心謀諸守土及主洞者以其餘力捐廩斥羨鳩工飭材舉以次第先師之廟煥然改觀而齋廡庖舍稍以完繕復礮石表刻象山講義以示爲學之則廸士以倡化於民不惟其具惟其本可謂知緩急之宜而不眩於難易之迹者矣嘉靖乙丑夏予趨江右之會回舟南康入

謁洞中與諸生聚講信宿歷覽諸形勝諗知公之有功於茲洞也洞主陳司訓汝簡及諸生張文瑞萬鑑輩相率徵予一言以紀其盛將以繼今而傳後予惟晦菴守南康時象山開講洞中因學者事誦說亟進取而忘其爲學之本乃發明義利之旨以決君子小人之所志一時聞之有泣下者至今傳以爲盛君之所以作興如此其至諸生無以仰承猶屑屑然不出於誦讀進取之間豈在上者教之使然哉夫象山君子小人之辨嚴矣聞之至有泣下者羞惡之本心所謂恥也恥之於人大矣知恥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不知恥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人而淪於禽獸獨不

可哀乎。因諸生之請，爲留續講，置於洞中大卷，在不失本心之良，以究其志之所從來。是將盡以君子望諸生，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諸生亦曾有聞之而泣下者乎。恥也者，勇之近，而入聖之機也。民知恥則爲良民，士知恥則爲良士。在上者知恥，則爲良臣良相，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日之事，吾人所當深用，以爲恥者，豈徒一時作興之迹而已哉。諸生以此轉聞於君，而表章之，求其所以爲士者，務成君子之名，以無忝於興化導民之意。由是以載公經世之美於無窮，吾人與有光焉。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三教堂記

三教之說其來尚矣。老氏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佛氏曰：寂聖人之學亦曰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爲異端，亦未爲通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爲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聞諸老聃云，未嘗以爲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空空卽虛寂之謂。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儒者以儀文度數爲學，昧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

濁而還之淳圓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權乘耳洎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嘗以某爲儒某爲老某爲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靈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不涉思爲虛實相生而非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滅也與百姓同其好惡不離倫物感應而聖功徵焉學老佛者苟能以復性爲宗不淪於幻妄是卽道釋之儒也爲吾儒者私自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髓非言思可得而測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祇爲二氏之所嘆亦見其不知量也已陸子與中作三教堂乞言于予以證所學爲之記以歸之

紹興府名宦祠記

天下郡國各有名宦祠祀諸宦其土者所以崇有德風有位不忘報功之典也越故有名宦祠祀漢任延劉寵以下歷晉唐宋至於皇明凡四十七人其所任職或守或丞或以遷徙量移至不皆長民務而所崇祀故則或以政蹟標著或以德業風采顯揚當世而宦車所停風槩徵焉不純

以沾沾惠利也。舊祠在郡治之南，郡守傅侯寵以歲時走祠下，祠故囂隘，弗稱祀典。謝君應典以進士來署郡學事，相與協謀，貞教議遷諸學宮之左。因先哲以佐風猷，祠旣成，謝君致侯意，徵言于子以表之。予謂侯之政可謂知所本矣。夫學術與事功相表裏，君子之學所以經世，學術旣正，趨向必端，事功必顯。其視于民必親，此探本之論也。祭法不云：法施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或以身殉國，或以道匡時，於法皆所當祀。成周時風教四訖，而於越介在蠻夷，方將翦爲鯨鯢，文身乞命，以句踐之賢，挾文種、范蠡之佐，稍得自耀於休明。漢興，任劉諸

君相繼，禊事祓除，其心而軌之，則闐闐詩書翳誰力也。迄唐而宋，士大夫多所建立，名卿碩輔，往往廻翔其間。汴徙而南，列在三輔中，爲股肱郡。仁旌道轍，日隆鼓鑄，而人文之盛，迄與鄒魯同風。由斯而觀，其爲法施于民，孰大於是。名宦之設，非所以崇有德乎？牲醴旣備，裸獻攸行，負民社之寄者，登降其間，將曰某之親民若此，而俎豆之者奉戴亶亶，歷千載而不衰，吾非若人之儔乎？思齊之念，當有油然而不可遏者。觀圖報者之甚勤，則所以膏澤之者愈厚，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非所以風有位乎？雖然，越自開郡以來，其所置吏，何啻千百，而今所崇祀，僅僅若此。

卷十七
十一
豈循良茂異之選誠間世而出者歟經綸之業其出有本
事功不由于學術雖其所建立炯耀一時譬之無源之水
無根之木枯涸可以立待自漢以來千五六百年間其所
趨向淑慝未有能遁其情者夫以諸君重於天下者越也
以越重於天下者諸君也侯忠信馭下有循良聲其留意
是祠旣知所本而學以成之大業未可量也蓋大旨有見
哉法得特書

太平縣修建五事記

太邑春宇張侯舊有鄉約講會子蒞會所發明親民之旨
旣述其槩而紀之矣士民約長諸役念侯及民之政其大

且切者五事曰修縣治興學校築城垣建義倉及講鄉約
慮其無所稽也乞予一言勒珉以垂不朽予惟守令爲親
民之官而令於民尤親親民也者親之也一體之義也侯
謂予曰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好惡同於民然後爲民父母
可謂知所務矣夫治堂出政之所教化所由始故先之以
修邑宇政莫先於教化故次之以興學校城池所以育民
而保治也故次之以築城垣民資於養衣食足而後禮義
可興故次之以建社倉若夫約會所以萃士民昭法紀開
明是非之本心以示吾好惡之公於風化尤有所被故以
講鄉約終始其事輔成絃歌之化非徒粉飾之具而已也

夫邑宇葺則體貌尊學校興則士民附城垣築則外侮不生社倉建則歲歉有助鄉約舉則羣情協而德惠流身親其勞後人坐享其成非愛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次第興舉達其一體之實政能若是乎世方以興作爲諱嫌於叢謗侯果於自信確然任而行之不搖於羣議尤可以爲難也粵自親民之學不明而王澤竭居官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縱恣淫虐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莫知向方其於父母斯民之職何所賴也侯旣明於親民之義其於政教刑罰緩急之施當知所以自擇矣夫親民以達明德一體之用出之有本而其機在於一念之微是爲藏身之恕非可以僞襲而強爲也侯也能進乎是則幾於道矣爲書五事紀以貽之

重修惠民橋碑記

雲間澤國也四望皆水道而民之病涉者特甚于他郡以故橋梁之建恒倍之郡西南三十里有市曰朱涇東西相望僅隔里許而衆水滌澗闐闐全湧稱盛地焉就中諸梁之閔鉅者右偏曰萬安左偏曰惠民皆文襄周公所建也萬安修于隆慶五年郡侯李公出帑金三百餘募衆三年而成少師存齋徐公碑記可攷然右者有濟而左者傾圯民猶病涉也里生程子三畏等思協羣力更新之值水患

民貧不果歲而易而橋之勢益危民苦涉益甚則鄭生之良又爲稱貸置架以存濟渡萬厯己卯冬邑侯東魯楊公來蒞茲土衆生遂偕鄉老爲之建白侯下帖募民經始其事居民鳩工聚材翕然向風如子趨父起于六月之辛未迄于十月之乙亥不五越月而事竣凡用工直若干而斯橋煥然一新水陸俱便使文襄之政得續於今日者皆侯之功也先是侯初下車詢知東南之民困于賦役苦于勾攝水潦頻仍吏牘滋僞惻然軫念一以平易臨之其豪右之梗化者時繩之以法皆懾息不敢肆恩威並用亦去糧莠以育禾稼之義也是其政在惠民蓋不特區區一濟涉之功而已予赴雲間之會得奉教于侯語及先師簿書期會無非實學之意侯惕然若有契于中者其志遠矣昔萬安橋賴存翁碑記以傳區區因鄭生請輒爲之記

太平杜氏義田記

宣歙舊有講會歲嘉靖乙卯春予將赴水西道出九龍杜子質偕其族黨同志若干人來與會遂迎予入九龍問學焉惟時精誠翕合遠邇聞風至者幾二百餘人杜氏父老以九龍地隘復邀予入杜氏祠以終講業臨別周視祠傍有池議須填築於風氣爲宜嘆曰今日之會盛矣我思先王以井地養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群居耦聚者貧

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况宗族乎今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明夫固賴斯會也會必有費聚人曰財又孰爲善始而永終哉莫若置義田田以義名是則可以風也遂將今日父老所遺贖金付族之賢且才者一人司以風之僉曰先生之義大矣豈敢負乎未幾遂歛金得四百有奇置田八十餘畝以爲義田卽築祠傍池爲義倉屬族長社望主歲歛焉每歲暮主祭者領積穀備品儀以供祭祀春秋合同姓爲族會亦必取儲穀以充費又生童族會畢必校課藝以示進德之助時有膳勤有賞凡鰥寡孤獨與賢而貧者歲給米一

石或歲歉又出餘積平直以濟之於是鄉人聞而慕效各置義倉歛散悉如杜氏之規數十里之內翕然仁讓之風可謂盛矣越萬厯丁丑予復過太邑訪故友周順之之廬杜子復率子弟謁予請記其事予惟興事倡始屢省乃成一家者一鄉之倡也一邑者國與天下之倡也使人人皆知向學皆知向義雖推之天下猶可而况良知在人萬古一日有不待強而後能者哉昔文正公身都將相置田膳族出所贏也杜子貧儒慕古而行之不尤難乎遂記以勉之俾杜之子孫世義田者必世其慕古之志云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爲千聖傳心正法謂學
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掃景玉山房以不二名其齋時
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志可謂勤矣或者疑其命名之
義質於子曰不二禪宗也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
共談不二衆謂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
不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故名不二一者
悟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不二文殊以無說證之維
摩以默表之是爲深入不二法門今陽和子儒宗也命名
若是豈所謂有所托而逃焉非耶子曰子何以其名爲哉
亦究其實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孔氏家學也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爲物不二故生物不測性一而已是爲未發之
中發之則爲喜怒哀樂之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
之和以位以育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有
同於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自有固非有所托而逃亦非
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哉怵則尤有取於伊
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先正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爲遠密旨哉其言之也子曰
然哉此四言者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析以乖其實究
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博而求
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師於善

爲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爲反諸己德以事言善以理言是
二三其德支離繆裂并虞廷精一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
異端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龍養
珠目注耳凝念念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脫以爲忘機迹
若相反未能會而通之則如之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
專在蒲團上討活計須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攝翕
聚以求超脫確乎不爲所動是爲潛龍之學只此便是養
之之法吾儒與禪家毫釐不同亦在於此良知性之靈也
虛明洞徹原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
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

知卽道良知卽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命終不
爲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亡不知所以
養或借禪家活計而不知從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卽爲養
之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養深則迹自化
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卽此知是本體卽此
知是功夫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
內借入頭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
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
不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屬二見皆爲
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斂愈精明愈超

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爲真常無迷無悟是爲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說經亦須理會此印證法也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羣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爲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失靜業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助法宏教也乞食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衆病而不捨入衆魔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于芻蕘況出世之大士乎陽和子因取是經誦之憬然若有所悟復

書謂子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抗不隨思與人同歸於善卽遭疑謗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最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子所恥如子云云則豈敢當旣幸有聞則亦不敢不勉一念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維摩爲榜樣也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自證自悟始見徹頭果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儒之異端不惑於臆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與禪毫釐之辨亦可以默而識矣陽和子請

說於子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印正，未離言詮，譬之門外之寶，非已家珍。得於靜坐者，謂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於淆動。得於鍊習者，謂之徹悟；磨礱煅鍊，左右逢源，譬之湛體冷然，本來晶瑩，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清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

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悟，其幾矣乎！先師之學，其始亦從言入，已而從靜中取證，及居夷處困，動忍增益，其悟始徹。一切經綸變化，皆悟後之緒餘也。赤水京珠，索於罔象，深山至寶，得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者可以自悟矣。

學易說

予方玩易洗心亭上，張子叔學詢予以學易之道。予曰：子名益，顧名而思之，學易之道，遷善改過而已矣。人心本善，奚事於見善而始遷？本無過，奚事于有過而始改？斯固易道之原也。聖遠學絕，人失其心，而習氣乘之，始不免于有

過遷善云者復其本善之心不使習氣得以間之非善自
外人從而遷之也改過云者復其不善之動復則無過矣
善與過相因而生非相並而出也自古善學易者莫如顏
子復之初九曰不遠復蓋復之于初則習氣易消而過不
貳故能無祇于悔而元吉也悔者有所懲而復也故趨于
吉吝者有所係而憚也故嚮于凶雖均之未能慎之于微
而吉凶之趨向則相去遠矣夫復之于初不至悔者上也
有所懲而悔者次也吝而不知所以悔者下也善學者當
知所辨矣吾子素以尚友爲志將笑學哉隨其性之所近
而勉其智之所及資之分也不泥于習氣而務有以勝之

學之能也果上智之資耶則請事于顏子之學究其原握
其機慎于一念之初使習氣自消而善自復元吉之道也
其次則不免于悔矣從事于寡過習氣以漸而消中人之
資也在審之而已若夫安于習氣不思所以自改民斯下
矣固非子之所志亦非予之所望于子之心也且夫易有
反對始能相禪而成益以遷善改過損以懲忿窒慾斯二
者易之大端也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其義深矣君子
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能至所謂
不息于誠者其卽本善而無過之謂乎所謂損之益之而
後能至者其卽消除習氣以復于善之謂乎不凌節而躡

不畫地而止，循其分而學焉，以俟于自得而道可幾也。更當以日損日益之義，與乾乾之蘊，共子密商之。

藏密軒說

密爲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言之，則爲無聲無臭，自鬼神言之，則爲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穆，鬼神守其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質鬼神不悖而不疑，是道也。天地不能使之著，鬼神不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也。若曰微者著，則非密矣。藏密者，精一之功，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齋戒洗心而後密。

可藏也。自聖學亡，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往往怙於聞見，涉於聲臭，繆雜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忘庶幾發之，旋復晦蝕，殆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超然玄悟，會於天地鬼神之奧，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千聖不傳之緒，賴以復續。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無是無非者，退藏之密也。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爲神，無知之知，是爲真知，罔覺之修，是爲真修。文王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夫以此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體，感而遂通者，易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遺寂。

語用而遺體。知進而不知退。非藏密旨也。易卽是道。若欲從之。是猶二也。二則支矣。此古今學術之辨也。并著其說。

虛谷說

老氏曰致虛。又曰谷神。谷亦虛也。天地間惟萬物。萬物成象于天地之間。而無一物能爲之礙者。虛故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藐然以一身處乎其間。與萬物相爲應感。虛以動。而出不窮。自然之機也。近取諸身。目惟虛。故萬色備焉。耳惟虛。故萬聲備焉。心惟虛。故萬象備焉。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此孔門家法也。而世之學者。反以虛之說出于老氏。諱而不敢言。其亦未之思耳。夫人心本虛。有不

虛者。欲累之也。心之有欲。如目之有塵。耳之有楔也。君子寡欲。以致虛也。如去塵拔楔。而復其聰明之用也。寡欲之功。存乎復。觀復則天地之心可見。而萬物之芸芸者。歸其根矣。君子之學。在於理會性情。致虛所以立本也。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虛谷子之自命。不嫌于老氏之說。而不敢言。其必有以取此也已。果能觀于其復。得其自然之幾。炯然有見于未發之體。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而虛之爲用大矣。故繹其說以歸之。

直說示周子順之

吾人爲學。只是一箇直心。直心之謂德。無億度處。無湊泊

處無轉換處無污染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此盡此至此而已故曰人之生也直寂然不動者直之體坤之內直也感而遂通者直之用乾之動直也內外動靜一也故直清可以通神明直養可以塞天地此千聖之學脈顏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湊泊便泥格套纔有轉換便屬念想纔有污染便涉情欲是皆所謂妄也纔入於妄應機處便不神便有歇手處故曰顏子歿而聖學亡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爲窮理之要循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仿將一生精神寄頓在故紙堆中談王說伯別

作一項伎倆商量機何由神性何由盡命何由至此古今學術真假之辨不徒毫釐而已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無思無爲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於此信得及悟得徹直上直下不起諸妄方不爲幸生耳吾黨勉乎哉

命故不爲幸生耳吾黨勉乎哉

思學說

蕭子彥字思學求說于子子惟人生而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學也者覺也人之覺性所謂明德也講學者非講之以口耳講之以身心完復此明德而已矣聞義而徙不善而改正講學之

實事日可見之行無非所以修德也遷善則德日崇改過則德日進一也後儒分四者爲日新之要則支而離矣夫覺與夢對世人溺於嗜慾役役於紛華聲利之場行盡如馳不知止歇何異夢晝只今惟求一覺纔覺則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謂之常惺惺法諸夢自除天所以生我之元命始不爲辜負耳予與思學此生以性命相期見在乃夢覺之關一洗世間夢障直超羲皇大覺之地千古心期也思學勉乎哉

拙齋說

蕭子良幹以宰別號拙齋請說于予濂溪嘗有拙賦巧者

勞拙者逸亦槩言之耳夫拙之爲義胎于混沌育于澹泊冲乎若虛魄乎若朴拙者天之性也混沌以立基鑿之則離澹泊以明志淫之則滑虛不凝則滯而爲物朴不守則散而爲器斯四者皆人爲之機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所以定人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矣仁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文之不識不知孔之無知無能顏之愚曾之魯顏曾之拙也周之靜程之忘濂溪明道之拙也良知本無知良能本無能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非有加也拙之時義大矣哉蕭子以拙名齋書

此以爲左券

漸菴說

或問漸之說予曰昉諸大易山上有木漸之象也其高有因則其進有序所以爲漸也天地之道寢四時之敘寒而溫溫而熱所以鼓萬物之出機熱而涼涼而復寒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使陡寒陡熱不循其敘則萬物不得其所而化機或幾乎息矣萬物之法象五穀之種苗而秀秀而實不可以速化也流水之爲物盈科而進以至於海不可以速達也君子可以徵學矣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說者謂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後可與共學可與適道者率

性而行知所往也可與立者循德而據知所守也可與權者德盛仁熟縱橫闔闢神變而無方不習而無不利也學之序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次第其種生生而後實可期也其源混混而後海可赴也良知本虛本寂不學不慮天植靈根天濬靈源萬事萬化皆從此出無待於外也致知之功存乎一念之微虛以適變不爲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以漸而進優游以俟其化非可以躐等而求决湍之流握苗而助之長也故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舍卑近而慕高遠非學之敘也或者又問昔賢有頓漸之說顏子之頓爲乾道仲弓之漸爲坤道於象

何所當也。予曰：頓漸之別，亦槩言之耳。頓漸一機，虛實之辨，乾坤之道，剛柔之節也。理乘頓悟，事屬漸修，悟以啓修，修以徵悟，根有利鈍，故法有頓漸，要之頓亦由漸而入，所謂上智兼修中下也。真修之人，乃有真悟，用功不密，而遽云頓悟者，皆墮情識，非真修也。孔子自敘十五而志學，是卽所謂不踰矩之學，猶造衡卽是權，始矩者良知之天則也。自志學馴至于從心，只是志到熟處，非有二也。權不離經，自始學以至用權，只是經到化處，非有二也。孔子之學，自理觀之，謂之頓可也；自事觀之，謂之漸亦可也。此終身經歷之次第，學道之榜樣也。李公以漸名菴，其義蓋取諸

此公天性冲毅，沉篤外和而內介，自幼有志於學，深信師門良知之旨，服行有年。曩公爲滁陽同卿，因先師舊會講學於此，流風尙存，以予爲有所授也。乃謀諸五臺貳卿，介命頻屬，期予蒞會，相證舊學，爲浹旬之處，顯證默悟，受益良多。邇者窺公所見益邃，所造益厚，冲毅之操，將日抵於高明，沉篤之資，將日臻於光大，信根益深，孜孜敏求，方將日新而未艾也。茲以病乞養，得命將西歸，益精靜業，某不佞辱公道誼之愛，爰述漸菴說遺之用，致贈處之益，吾黨終身幹當，惟此一事。時有去來，迹有離合，此志未嘗不相應也。公也曷之哉。

念堂說

莆侍御林君有志于聖學謂千古入聖之機存乎一念以念名堂蘄余一言用致觀摩之益爲之說曰人惟一心心惟一念念者心之用也念有二義今心爲念是爲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爲念是爲將迎心所謂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爲見在之心則念爲見在之念知爲見在之知而物爲見在之物致知格物者克念之功也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正心者正此也修身者修此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之謂

大人之學聖之所以爲聖狂之所以爲狂存乎罔與克之間而已自堯舜以至于孔孟相傳之學脈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者念念致其良知也勿忘者勿忘此一念之謂也勿助者無所意必以無念爲念之謂也程伯子得孟氏之傳其曰無內外無將迎念之一也故曰必有事焉與魚躍鸞飛同一活潑潑地勿忘勿助之間又曰悟得時活潑潑地悟不得時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念堂君志于聖學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其所經綸建白本諸一念之微以直而動不以一毫毀譽利害介乎其中可以爲難矣而且篤志虛受不恃此爲自足將益

究所學以窺鳶魚飛躍之機其進未可窮也君試反諸一念其爲活潑潑地已乎其尚猶爲弄精魂已乎悟與否匪從外得自考而自信焉可也觀摩之益其在茲與

惺臺說

晏侯天性冲粹昭朗有志聖學以惺臺爲號蓋取常惺惺法之義夫惺惺法敬也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是爲寂寂動直是爲惺惺寂而不惺則淪於寂滅滅斯槁矣惺而不寂則流於用智用斯鑿矣弗槁弗鑿常寂常惺聖學之大全也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是無非卽所謂寂知是知非卽所謂惺譬諸日月

之明圓澄虛瑩廓然無翳者寂之體也輝光不冒洞然無礙者惺之用也虛以適變不徇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恒寂恒惺千聖學脈也明道云所欲不必沉溺纔有所向便是欲有所着便是妄而其機決於一念之微一念之寂涵於穆之體一念之惺顯不已之用所謂天命之性也故悖此謂之妄修此謂之克克與妄聖狂之所由分也侯此行遭疑與謗世若以爲有不豫然者侯處之怡然旣無所向亦無所着若有得於惺寂之益其所養可知矣夫冲粹寂之基也昭明惺之倪也天性所近殆庶幾兼之故爲之說用附於贈處之義非此志之相應無以發予之狂言

心泉說

泉以心名志學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釋者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夫人之體本自清靜。汨于欲始塞始汚。果行育德所以防未萌而保自然也。溥博淵泉以時出之行成而德全矣。此混沌初開第一義。聖功之所由生。心泉之名其昉諸此乎。予南遊吳中獲接林侯心泉于蘇臺之下。見其貌溫而顏渥氣灑而神澄。言津津若有以起予而知侯之有志于學也。自此義不顯於世。世之人寢趨于欲不知所以自養。卑者動于聲利而高者動于功能。間有覺其非而思反之者。則復溺于聞見滯于格套。

激于意氣矯持于末流而忘其本原之所自。是汨其清靜之體而窒其時出之用。所趨雖殊其爲失養則一而已。夫君子之學貴于自然無所澄而自不汨也。無所導而自不窒也。而其幾存乎一念之微。侯既有志于學當不以第一義屬諸古人而所以致養之功自不容已。匪汚匪塞循其幾之自然而盎然出之。以求不失其本心將昭昭乎進于象也已。

德瑀說

瑀玉之珮也。古人比德於玉莫先於溫潤而栗。人之氣質不溫則戾不潤則踈不栗則縱緩而無紀。若是者皆玉之

病也。德瑀久侍尊翁過庭之訓，所志已端。尊翁以此命名，所望不淺。德瑀年尚幼，如玉之在璞，蘊蓄方深，其開發之機不可不慎。學在變化氣質，微觀德瑀所向，漸有外好，雖未至於踈戾縱緩，比之純璞，則亦有間矣。須慎其開發之漸，以保璞中之純，有其德而無其病，庶不負尊翁之訓。與予期望之心耳。予與尊翁爲通家之好，其言不妨切直。德瑀其顧名而思之可也。

變化說示士濬士美

學莫先於變化氣質，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成，其變無方，其化有漸。一變一化者，天地之道也。有天地而後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日月，日月者易之象也。太虛者易之體也，清通而無際者神也，流布而有象者氣也，凝聚而有形者質也。神散而爲氣，氣斂而爲質，易也者神之變化，氣質之所由以運者也。故君子之學以體易爲要，以窮神爲機。良知者虛之靈，神之竅也。良知致則存變達化，陰陽合德，日月合明，而自無氣質偏勝之爲患矣。沈子士濬、鄭子士美，有志於學，久從予遊。沈之氣質開爽，鄭之氣質收斂。開爽者或病於不能聚收斂者，或病於不能達，所謂不能無偏勝者也。故以變化之說告之，用輔成其志，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二子勉乎哉。

世光以昭說

羅生名世光冠而字日以昭予友念菴羅君之子也壬戌仲冬予訪君子松原生晨夕侍教醒然若有所省臨行授冊求說于予以發明冠字之義俾得祇承不忘因通家之情錫類之意也予曰有是哉嘗讀易晉之繇曰康侯用錫馬繁庶晝日三接而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意以爲賜予雖榮恩寵雖顯非昭德以爲之本亦世之光而已君子不貴也我朝設科以明經取士惟狀元爲極選凡賜及第天子必臨軒設鹵簿臚傳假以儀衛錫以錦袍鏤帶京兆陳黃繼內帑出銀瓜以示寵異殆不啻錫命晝接之榮世之

人皆慕之然自開科以來二百餘年爲狀元者不下六七十人或以文學或以氣節或以道德能爲世所稱者不過數人其他再傳之後響息影滅昔之嘆羨以爲繁華者皆已蕩爲太虛逝爲流波多至舉其姓名不復知爲誰者而君之名在數人之中如翹之在楚尤爲傑然自表于世顧不欲以文學氣節自居志于古人之學以道德爲歸其于繁華榮寵不惟不形于色亦已漠然不存于心矣君出遊每每晦名韜迹混于稠人之中不欲自異人之見者或以爲學究或以爲醫流君聞然自適也君嘗訪予會稽山中輿人索君黃繖銀瓜君憮然而笑蓋不惟出遊時無此物

雖居官時亦未嘗携此物而與人猶欲以常情目君宜乎君之自笑也以昭顧名而思則所以善繼述而光世德者端有在矣尙其勉之

尙賢以德說

君子之學貴於尙友古人尙友者尙賢也人不知學未免溺於習氣雖稍知學而未能破除習氣亦不能成大業而副尙友之志故溺於一鄉者則不能以友一國溺於一國者則不能以友天下今天下溺矣非尙友其能以自拔乎然則尙友非可以虛意承當虛見湊泊若是者存乎德行誦讀詩書而考其世所以興行而輔德也以德從予遊十

餘年於茲孳孳爲善行義浮於一鄉但未知平時所染之習氣能盡破除否乎若於此有所未盡極其所抵不免爲鄉黨之自好欲友天下且未得況尙友乎良知者破除習氣之利刃縱有竊發一照卽破若復以虛意見雜之又成辜負矣

時學元習說

學也者覺也覺與夢正相反靈根不昧之謂覺昏氣乘之始寐而爲夢故學也者善反之功也時習者時時習之廼常覺之謂非覺之外復有所謂習也亨通和暢之謂說夢中之境顛倒呻吟勞苦萬狀惟常覺則靈根時時不昧有

以復其和暢之體而諸夢自除非常覺之外復有所謂說也靈根在人徹內徹外徹晝徹夜徹古徹今隨境順逆而未嘗有所加損是故朋來而樂說之充也人不知而不愠樂之常也而學之一字盡之矣元習久從予遊新安之有會元習與其兄元道姪汝見三數子實倡之則如元習非徒一家之白眉固一郡之赤幟也吾人之學只爭覺與不覺耳纔覺則性情以和四體以暢萬物訴合天地將爲昭焉不覺則諸夢紛紜衆苦交集一人之身且不能保其無戾況天地萬物乎昔人以致知爲夢覺關致知者學之則也但恐復以虛見襲之甚至以世情撓之使天植靈根未能徹底呈露而尙未免于昏氣之乘則雖自以爲覺猶未離夢也是在元習勗之而已

子榮惟仁說

孟氏有云仁則榮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謂榮者非祿位之謂天爵之中有餘榮焉求仁之學在於求放心故曰仁人心也求放心之要在於寡欲人心固有本無所放惟動於欲始放下者溺於嗜好攀援高者泥於見聞格套高下雖殊其爲心有所向則一而已夫心有所向則爲欲無所向則爲存將有所向覺之早而亟反之是爲寡欲之功存之之法惟能寡欲以復吾一體之仁則獨往獨來超

然自得天地所不能困萬物所不能撓而常伸於天地萬物之上是之謂榮不然則屈於物欲纏於套數祇見其辱也已。

同泰伯交說

吳子同泰字伯交易大象之繇曰天地交泰交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交而萬物生上下交而萬化行神氣交而百骸理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否泰之機消息之道也夫人之所以爲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爲氣之主宰氣爲神之流行一也神爲性氣爲命良知者神氣之與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安此者

謂之聖修此者謂之賢悖此者謂之不肖不可以不慎也長卿諱同春字伯與與者與物同春也春爲一元之首萬物之所由生萬化之所由行惟元故亨亨春之道也長卿率伯交拜予于治堂之後怡然之氣盎然之容竦然之儀蓋道器也兄弟爲學謂之二難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一氣之和應也敢爲二難誦之

守默汝成說

吳生名守默乃翁使君問字於予字之曰汝成蓋取大易默成而信之義無言之謂默有諸已之謂信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默道成矣尙口乃窮非有諸已也此易簡之道

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確然示人易矣。隕然示人簡矣。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默也。或曰：此聖人事也。小子而卽語以聖人之事，得無凌節而驟乎？子曰：有是哉！勿子常示無，自不妄語。始弟子之職曰：謹而信。小子成人本無二學，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本無二事，子顧以爲驟乎？使君以通家之情，遣生出謁，予觀其氣沉而神肅，德之基也。使君因命生諦視，不肖以爲此本來面目。小子記之哉！予笑曰：本來面目，生所自有，執柯而睨，反以爲遠。夫子畏後生，本自無瘡，莫傷之也。書其說以遺之。

示宜中夏生說

江山夏宜中，舊曾爲文學，因誣誤不變其初心，遂坐困抑。鄉人皆憐而黷之，素與汝洽友善，遂有志養生之學。今年春聞予將赴新安之會，偕友子光徒步趨福田，又隨予入齊雲，臨別乞予一言，以致久要。予惟宜中初至會中，卽舉中庸天命謂性之說爲問，聖學性命爲一，而養生家迺有雙修之旨。何居予未雲房紫陽，何以爾子之間？若聖學則嘗聞之矣。夫性，一本一下士了命之說，因其貪着而漸次導之云爾。若上士則性盡而命實在其中，非有二也。戒慎恐懼，迺是孔門真火候，不覩不聞，迺是先天真藥物。先師所謂神住則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在其中矣。

此是性命合一之機直超精氣當下還虛之秘訣所患世
少上根未能觀體承當則予言猶為未達其機耳試與汝
洽子光深究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五山' and '中']

